

孔尚任佚简二十封笺证

顾国瑞 刘 辉

孔尚任《与张山来书》二十封，辑自《友声》。其中有两封与《湖海集》卷十一《与张山来》、卷十三《答张山来》，分别为同一信札，而此详彼略，可以参见；其余十八封信札，均不见于今人汪蔚林编《孔尚任诗文集》。

张山来名潮，号心斋，歙县（今安徽歙县）人。生于清顺治七年（1750），自康熙十年即侨寓扬州。擅词赋，广交游，尤其热心搜刻近人小品杂著。著有《心斋聊复集》、《心斋诗集》、《诗幻》、《幽梦影》、《忆闻录》和杂剧、散曲集《笔歌》等，编刊《虞初新志》、《檀几丛书》、《昭代丛书》行世。又辑四方来书成《友声》初、二集（以十干为编次）和三集（即新集，五卷），以己之赠答为《尺牘偶存》（十二卷）。《友声》中书信系“随到随钞”、“随到随刊”，故其书并非成于一时，而各信顺序基本上反映了写作时间的先后。

孔尚任于康熙二十五年“奉使淮、扬”时，与张潮相交，即有书信往来。此后，孔尚任回朝居官、罢官归里，与张潮仍保持书信联系。从《友声》各集辑出的孔尚任《与张山来书》二十封，始于康熙二十五年，止于康熙四十四年，其间以写于北京的最为集中，有十二封之多。这批书信前后时间几近二十年，贯穿了孔尚任一生活动的几个主要时期，对了解、研究孔尚任的生平、交游、思想和创

作,提供了若干新的材料和新的线索。

我们对这批书信进行了初步的整理:标点、分段;考定各信写作年月;对信中提到的人、事,酌加注释,未详、未知或不甚注意者,则稍详;按考定的写作时间先后编次,凡未依《友声》中原来顺序的,予以说明。各信在《友声》中的卷次页数,亦分别注出。我们见到的《友声》是乾隆四十五年重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

适承枉顾,未及快谈而别。黄仙老^①在座,急欲一面,故敢唐突侯驾,知老世台自相谅于形迹之外也。

(《友声》乙集第二十八页)

〔注释〕

^①黄仙老:即黄云。黄云字仙裳,号旧樵,泰州人。明末诸生,入清不仕。著有《桐引楼诗》,今存。康熙二十五年九月,孔尚任初至泰州,即过访黄云,《湖海集》卷一(丙寅存稿)有诗《过访黄仙裳依韵奉答》。

〔系年〕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十一月写于扬州。是时,孔尚任正筹办“在广陵第一会”(详下),黄云亦“因儿女事,寓维扬”(《湖海集》卷一《访黄仙裳、交三父子天宁寺,值小饮,即留共醉,兼以诗赠,依韵补答》诗后黄云批注语)。

—*

广陵之会^①,得年世台为领袖,遂觉觥筹生色,吟啸可传。是日发辞吐论,惟足下为雄;载卷携书,惟足下为富,盖不止一诗之冠冕集中已也。别后时时驰念,每逢同人,即赞服不置口。弟于广陵后起中盖得四才人:闵义行^②

奇瑰高华,张谐石③蕴藉骀荡,史淑时④博雅雄深,而典丽娟好则莫年世台若也。

所赐诸藏集,已捧致阙里,增辉奎宿。至诸杂著亦皆细读,把之过日,虽未洞渊高深,然乍观毛羽,便识吉光,再摩肤理,益惊琬琰矣。近作想益宏深,仍望次第检示耳。前所赐一书,纸幅太狭,更望赐一大纸者。韵牌、令牌⑤,精好之极,已为同官攫去,亦恳再惠二副,一藏篋笥,一寄与最相知者,作一大人事,想必不吝也。拙刻、粗箴,便寄请教。

(《友声》乙集第三十四页)

*本札可与《湖海集》卷十一(丙寅丁卯存稿)《与张山来》札参看。两者为同一函,而此详彼略。

[注释]

①广陵之会: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孔尚任在扬州宴集诸友,自夕达曙,听雨赋诗,张潮亦为与会者之一。见《湖海集》卷一诗《仲冬,如皋冒辟疆、青若,泰州黄仙裳、交三、邓孝威,合肥何蜀山,吴江吴闻玮、徐丙文,诸城丘柯村,松江倪永清,新安方宝臣、张山来、谐石、姚纶如,祁门李若谷,吴县钱锦树,集广陵邸斋,听雨分韵》。

②闵义行:其人屡见于《湖海集》有关诗文。孔尚任曾数访不遇,康熙二十五年冬暮,闵义行至泰州寻尚任,并以书画、宣炉相赠,《湖海集》卷一有诗纪之。袁世硕《孔尚任年谱》谓“闵义行事迹不可考”。今按:《湖海集》卷二(丁卯存稿)有《屡过闵义行载云舫留赠》诗,首句谓“云舫诗编已不磨”,故知闵义行之斋室称“载云舫”,是时其诗集已刊行。又,《贩书偶记续编》卷十四“别集类”著录:“载云舫集十卷。清东鲁闵奕仕撰。康熙甲子精刊。第十卷诗余”。康熙甲子即康熙二十三年。《载云舫集》今虽未见,然其为孔尚任所称之“云舫诗编”则必无疑。故据孙氏所记,知闵义行名奕仕,原籍山东,孔尚任《汉铜尺记》称“江都闵子义行”者,盖以其流寓之地相称。另,《尺牍偶存》卷二有《复闵右丞书》,谓“耳贤昆玉才名已久”。据原注闵右丞名奕佑,或即为闵奕仕义行之昆仲。

③张谐石:名韵,张潮族侄,《友声》《尺牍偶存》中有他们往来的书信。其人住扬州城东草堂,一生贫病交困。孔尚任在淮、扬数年,与他交往密切,为之作《城东草堂诗序》,《湖海集》中其他有关诗文尚多。

④史淑时:名申义,号蕉饮(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以蕉饮为字,此从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等),江都人。少有才名,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官至礼科给事中,有《芜城》《使滇》《过江》诸集。《清史稿》有传。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史申义访孔尚任于泰州,孔尚任有《元宵苦雨,喜史蕉饮自广陵来访》诗,谓“才人蕉饮旧曾知”、“叹息相逢何太晚”。孔尚任回朝后,与史尚有从,见《岬堂稿》(蒋景祈《鞞下和

鸣集》选录)。

⑤韵牌、令牌:均为张潮制作刊刻。

〔系年〕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春写于泰州。广陵之会后,孔尚任返泰州,二十五年冬暮即在泰州与闰义行相晤,二十六年元宵史蕉饮又自广陵来访,本札当作于此不久。

三

观涛大举①,追随诸君子后,快慰平生。年翁佳句尤足冠冕一集,三、四联更非流辈所梦见也。羨服,羨服。《笔歌》②定为当代奇书,容细读再谢教。不悉。

(《友声》丙集第七页)

〔注释〕

①观涛大举:康熙二十七年事,《湖海集》卷五(戊辰存稿)有诗《八月十八日,大会同人于广陵,观涛舟中,分赋》。据诗后宗元鼎批注,是日“座中三十二人”。

②《笔歌》:张潮著杂剧、散曲集。上卷为杂剧四齣:《穆天子绝域快遨游》、《阮嗣宗穷途伤痛哭》、《柳子厚乞巧换冠裳》、《米元章拜石具袍笏》;下卷收散曲十三套。今天一阁藏《笔歌》刻本,上有孔尚任、吴绮、顾彩等的评语。

〔系年〕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秋写于扬州。

四*

犬马之辰①,乃承光顾,荒署寒斋,顿增气色。弟于次日即赴海陵②,昨夜返棹,尚未得趋晤为憾。《笔歌》抄录未完,迟一日即璧,万不至遗失也③。惠印两幅,甚可鉴赏,已揭,壁上并谢。

(《友声》丙集第十一页)

*本札依《友声》中顺序原为第五札，今考其实际写作时间，与原列第四札互置。

〔注释〕

①犬马之辰：《湖海集》卷五《樵岚生日》诗曰：“吾亦九月生”。《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眉批有云：“九月十七日，福德财神生辰也。云亭山人亦降祥于此日。”是孔尚任生日为九月十七日。梁啟超、容肇祖均有考证。

②海陵：即泰州（今江苏泰州）。

③“《笔歌》”句：此乃答张潮来书所云。张潮《与孔东塘书》（一）曰：“《笔歌》曾录完否？仆于此道原非当行，不意过蒙蒲歌之嗜，以家无副本，不得不专人领回。且闻驾按吴门，恐仓卒之际，或致遗失耳。”

〔系年〕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秋写于扬州。据本札，孔尚任此次赴泰州当在九月十八日。《湖海集》卷五有诗《再过海陵寓朱鲁瞻五藉园》、《五藉园留谢朱鲁瞻》（其二有句“霜林渐冷天”），以此知孔尚任时寓五藉园。又《湖海集》卷十二（戊辰存稿）《与俞锦泉》札曰：“五藉楼略停数日，公事毕，即买棹西发。”“买棹西发”即指将自泰州返扬州，并知孔尚任此行系因公事，在泰州停留时间不长。

五*

适自吴门^①返棹，欲过晤一谈，而河檄忽至，忽忽赴工，不胜怅悒。拜惠厚仪，出有车而食有鱼矣。年翁之爱弟何笃也。容面谢德，不一。

(《友声》丙集第十一页)

*本札在《友声》中顺序为第四札。

〔注释〕

①吴门：即吴县（今江苏苏州），苏州府治所在地。

〔系年〕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冬写于扬州。是年初冬，孔尚任渡江至京口，经常州、无锡抵苏州。本札即为自苏州返扬州后作。札中谓“河檄忽至，忽忽赴工”，然不知所往何处？据《湖海集》有关诗文，本年岁暮孔尚任仍在扬州而“欲移海陵”，待至泰州已近除夜。又，上札所答之张潮来书谓“闻驾按吴门”，本札则作于“自吴门返棹”以后，故本札与上札虽为同年所作，而本札当后于上札。《友声》中此二札相接而顺序颠倒，看来，张潮所谓“随到随钞”“随到随刊”，是把一批批收到的书信整理好交付钞手刻工的，其间或因自己一时误记或因钞手刻工疏忽，同一批书信中不免发生前后顺序错置的情形。从全书来说，这种现象是个别的。

六*

昨肩輿过访，而新仆不谙旧交，误过别巷，至今怅结。捧读新刻①，愈出愈奇。盖天地原有未发之秘，借年翁手眼次第吐露，数月不晤，自更有一番花样也，不胜欣羨。弟奔驰湖海，曷有宁刻，今诸累俱谢，暂停北郭萧寺②，佳著适颁，香台竹院之间，细细咀嚼，数年俗肠，一旦涤洗，何快如之。天绮年兄③热耳久矣，未得把晤，甚为缺陷，肯赐颜色，实出望外，敬束带以候。余面佈，不宣。

（《友声》丙集第二十一页）

*本札可与《湖海集》卷十三（己巳存稿）《答张山来》札参看，两者当是同一函，文字有异同。

〔注释〕

①新刻：指张潮撰刻的《联庄》、《笔歌》等。见《湖海集》《答张山来》札云：“承颁《联庄》、《笔歌》诸新刻，……。”《联庄》，见《檀几丛书》初集第二十四帙。

②北郭萧寺：指扬州天宁寺。《答张山来》札云：“今诸累俱谢，暂停天宁寺杏园。”

③天绮年兄：朱溪字天绮，江都人。张潮为之介绍，《与孔东塘书》（二）曰：“敝友朱子天绮，乃祖则潜心理学，尊人亦曾中副车，天兄家学渊源，复耽吟咏，以老世台为坛坫宗工，欲一识荆州而后快，特浼鄙言为介。”孔尚任《倚青轩集》序即为朱溪序其诗集，见《湖海集》卷十。

〔系年〕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夏写于扬州。《湖海集》卷十三（己巳存稿）《与卓子任》札：“仆北归之志已决，定于四月十八日自海陵来扬。”张潮《与孔东塘书》（二）谓“闻驾到扬，俗冗未遑趋谒”，其时距孔尚任到扬州当不远，而孔尚任复札虽略后，亦在初夏。

七

前得手函，兼惠大著，种种胜义，豁人心目，真如甘泉芳井，汲多更佳，即买纸传钞，一时洛下盖无人不读新论矣。弟流浪淄尘，俗气入骨，虽未焚笔砚，大抵应酬谀诵，所谓不堪对衾影者，况故人乎！

兹江宁马众老^①过邗上^②，特托一讯佳况。众老入洛，名流公卿雅重，龙门虽高，谅不惜阶土耳。诸惟嘘及，弟感实深。余不宜。

（《友声》己集第二十五页）

〔注释〕

①马众老：马众（一作“种”）旃。未详。孔尚任《长留集》有七律《重阳前日送马种旃还金陵》、七绝《题马众旃画卷》，均为罢官后作。

②邗上：扬州亦称邗沟。

〔系年〕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写于北京。孔尚任自康熙二十八年岁暮离扬州回京，与张潮的书信往来一度中断，但据张潮说：“客有自京师来者，辄向余道先生见怀之殷”（《昭代丛书》乙集卷十八《出山异数记》“题辞”），于是，张潮“始以尺素相通问”，寄发了《与孔东塘书》（三）。张潮于书中首曰：“判袂以来，屡更裘葛。”又道：“兹值敝宗入都之便，肃候台禧，附有拙著数种呈教。”此处“敝宗”指张潮同宗张鸣珂。孔尚任在康熙三十三年春作《燕台杂兴四十首》，其第三十一首即为见张鸣珂而怀张潮所作，自注：“扬州张山来名潮，擅词赋；又有张山来名鸣珂者，谓之小山来，美丰姿，亦能诗，予在淮南闻其名，今始见之。”以此知张鸣珂这次入京是在康熙三十三年春。孔尚任本札当同年所作。

八

前接翰教，并示新著，牛马缁尘中忽闻明月箫声，十年旧梦，瞥然一现，何快如之。弟寒毡日久^①，颇不觉苦；非不苦也，见诸大老朝参会议，暴日冒霜，其苦有十倍于弟者。弟每月入衙不过六次，除此皆文酒之会矣。无拘无束，还似扬州。一寓公所，稍苦者不能回席耳。前在扬州时，便不回席，甲颜厚面，亦奚苦哉。

近得怪石子百余枚，长日摩弄，至忘饥渴，人颇厌之。予曰：此事自老颠^②外，谁关痛痒者。忽忆大作《拜石》^③一折，盖已先我解嘲，更快，更快。又得岭南林桐叔^④先生日日聚首，其人其诗皆如怪石，乃受弟袍笏之拜者。兹旋装过邗，先生不可不识之，凡弟旧游有念弟者，不可不引令皆识之。何也？见桐叔如见东塘，桐叔之于东塘，盖已神似矣。世俗寒温，笔不暇及。

（《友声》庚集第三十一页）

〔注释〕

①寒毡日久：孔尚任于康熙二十三年冬接吏部授官报，为国子监博士，从扬州回朝，仍官国博，其牢骚不满之意时发于诗文，此处所云，可与《燕台杂兴四十首》诗序

参看。又，康熙三十四年春有《国子监博士厅》诗：“雀噪新槐吏散衙，十年毡破二毛加。不知城外春深浅，博士厅前老荠花。”（《长留集》）

②老颠：即米芾，字元章，宋代著名书画家，所好多“违世异俗”，人称米颠。平生尤好石，知无为军，移怪石于州治，唤石作兄，设席下拜。“元章拜石”，颇为后人仰赞，南宋周紫芝有诗道：“唤钱作兄真可怜，唤石作兄无乃贤；望尘雅拜良可笑，米公拜石不同调。”见《宋史》本传及《坚瓠庚集》等书记载。

③《拜石》：指《米元章拜石具袍笏》，见张潮《笔歌》。

④林桐叔：名凤冈，号石岳，东莞（今广东东莞）人。乾隆《广州府志》（同治重刊本）卷二十五“循吏二”有传，云：“少博学，负隽才。年二十余，康熙初年，将军傅（傅弘烈——引者）奉命恢复广西，聘请入幕，屡建奇策，以恢复梧州等处功议叙，授梧州府同知（据乾隆《梧州府志》卷十二《职官志》：康熙十八年任）。时地方初定，流离载道，凤冈竭力维持抚恤，与民休息，民赖以安。受知于抚军郝（郝浴——引者），常委以疑难重案，剖决如流，时有‘明如镜，清如水’之目。内艰；服阕赴都，延入王府，（《东莞诗录》引此传，下有：‘与红兰、古香二殿下，共’——引者）结诗社，甚见礼重。旋以父艰归里，遂绝意仕进，与梁佩兰、□□□（《东莞诗录》引作‘陈恭尹’）辈，晨夕吟咏。而交游辙迹几遍天下，与江右名流唱酬赠答，哀然成集。著有《石岳诗寄》《文寄》行世。”据《东莞诗录》转引此传，林凤冈在京师与勤郡王岳端（红兰主人）、安愨郡王马尔浑（古香主人）兄弟，“共结诗社”。岳端《玉他生稿·蓼汀集》有《送林凤冈归石岳》诗，云：“我爱林凤冈，诗中多奇气，跋扈飞扬莫可当，云龙凤虎应不啻。”“既见林君之为人，豪侠尚义形容精，古辞锋铄利。”顾卓《云笥诗》（附于《玉池生稿》后）中亦有《送林桐叔归石岳》，述及林凤冈“欲归不能”，岳端慷慨资助。孔尚任《长留集》存与凤冈交游倡和诗多首，于其归里，则有五古《和林桐叔归石岳诗》、七绝《送林桐叔岑南》（三首）。林凤冈《石岳诗文寄》，道光初尚存（江藩纂《广东通志·艺文略》著录），今未见。林凤冈为岳端《无题诗》所作序文一篇，存《玉池生稿》。《东莞诗录》卷二十七收林凤冈诗二十三题四十二首；《国朝岭海诗钞》卷三录其诗一首，题为《怀孔东塘》：“一骑当年踏数州，山川空阔称狂游；心随岱岳分入天，眼接黄河落地流。碣石尚能尊国士，长安端不贵公侯。孔融官罢祢衡老，却送人来鸚鹄洲。”当是闻孔尚任被罢官后所作。《石岳诗文寄》若见，其中与孔尚任有关之诗文必不止于此。

〔系年〕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六月写于北京。张潮《与孔东塘书》（五）：“前月一缄及奉怀拙句，附菊山（朱慎——引者）肃候，不谓菊兄迟迟其行。今林桐老过邗，又接瑶翰，备悉近祉。”此处所云“瑶翰”，即指本札。“前月一缄”，指其《与孔东塘书》（四），中谓“客岁马众老到扬”云云。以此知张潮这两封信都写于马众旃到扬州的第二

年即康熙三十四年，而孔尚任作本札亦在此年。《长留集》诗分体编年，考《送林桐叔还岭南》、《和林桐叔归石岳诗》在七绝和五古中前后各诗写作时间，亦可知其为乙亥作，兹不赘述。又，《送林桐叔还岭南》其三谓“怜君暑月归装促”，知林凤冈离京在是年六月。

九

结冰万里，尺鲤难通，东[京]华红尘中，忽忆高标如天半明霞，褰裳莫就，自恨沉溺，受教无地矣。闵左兄^①南旋，敬以便翰候近况。

特托者阮亭先生久慕博雅，每对弟咨嗟，以未获识韩为怅；近见《檀几丛书》^③，尤击节不置，偶检杂著数种，欲求续入，其取择可否，一听尊裁。惟望早付梓人，借巨手以垂不朽，弟忝声气之末，亦有荣施。

（《友声》辛集第三十页）

[注释]

①闵左兄：闵左诚。《长留集》有七律《展重阳同杨耐庵、闵左诚、……集岍堂》。

②阮亭：王士禛。士禛字子真，一字貽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济南新城（今山东桓台）人。清初著名诗人。著有《带经堂集》等。

③《檀几丛书》：指丛书初集，张潮与王晫合辑，刻成于康熙三十四年。

[系年]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冬写于北京。张潮《与孔东塘书》（六）云：“人日接得瑶函暨王阮亭先生所寄小品一十三种，……惜闵左兄携至中途，几为波臣所得，水痕浸润，縹緲皆绉如縠文，为怅怅耳。”此书即为复本札所作。又，《檀几丛书》二集十八帙王士禛《长白山录》张潮跋曰：“先生此录已刻于《渔洋山人集》中，丁丑春，复以钞本见寄，较之刻本稍详。”《长白山录》即王士禛“所寄小品一十三种”之一，故知张潮于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正月初七接到孔尚任信札并王士禛寄书。前引《展重阳同杨耐庵、闵左诚、……集岍堂》一

诗,在《长留集》七律中,其前间隔八题为《丙子花朝社集岸堂》,此八题或言“春城”“春愁”“春游”“三春梦”,或写“茱萸节近”“冷霜晨”“渺渺秋林”,并无跨年形迹;而其后《闰二月踏青》《中春日大雪与顾天石小饮》诸诗,已入新的一年,为丁丑春作。由此得知,闵左诚丙子秋尚在北京,至其“南旋”时,则“结冰万里”,是为丙子冬无疑。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王士禛《与张山来书》曰:“向承垂注,惠以瑶音,因检家塾所刻小书数种,付东塘奉寄典竿,未几有秦蜀祭告之役,……。”据《渔洋山人自撰年谱》,王士禛于康熙三十五年正月奉命祭告西岳等,九月回京复命。其托孔尚任寄书给张潮应在秦蜀之行前不久,而孔尚任迁延一年左右,或因无妥当便道之人可嘱,故迟至丙子冬闵左诚从水路南下方始带去。

十

千思百忆,缩之数行,而数行又多浮沉,昔人不为致书邮,真忍人也。弟广陵多故人,每饭不忘,不问则缺然,问之则难徧,惟先生为声气之归,弟有疏忽,尚望补过,况弟谆谆相托,有不向同社致此意者乎? 弟版曹^①非雅官,幸有阮亭先生为俗魁,弟可以解嘲矣。阮翁杂著数种求人丛书,择其可者留之,惟先生自为政,并致丹麓^②先生。杨耐老^③雄才伟抱,今之管葛,向慕归依,几于川之趋海,新知快乐,弟已遥羨矣。余不及。

(《友声》壬集第十四页)

〔注释〕

①版曹:户部。孔尚任约于康熙三十四年九、十月间升户部主事(参见袁世硕《孔尚任年谱》)。王士禛于康熙三十三年七月至三十七年七月间,任户部左侍郎,故下文谓“幸有阮亭先生为俗魁”。

②丹麓:即王暉,字丹麓,号木庵,又号松溪,钱塘人,有《霞举堂集》等。与张潮合辑《檀几丛书》初集,对其他各集以及《昭代丛书》、《虞初新志》的编选,亦多有帮助。

③杨耐老:杨耐庵。《长留集》七绝有《送杨耐庵之武昌》,七律有《展重阳同杨耐

庵、闵左诚、……集斫堂》、《暮春同顾天石、杨耐庵过西峰草堂》，五古有《送杨耐庵还襄阳》。由五古诗题，知杨或为襄阳人。

〔系年〕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秋写于北京。《友声》中本札前为周鼎寄张潮书，周云：“商丘中丞夫人之丧，老长兄曾来吴闾相吊，弟因在抚署，遂失把臂，比发谢帖，而青翰已遄返，中丞即以原柬嘱弟转致，且道匆卒中不及细叙，甚以为歉。”“商丘中丞”指时任江宁巡抚之宋犖，据其自撰《漫堂年谱》载，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叶夫人以疾卒于官衙内寝”。张潮因此至苏州吊丧，离开以后，周鼎寄书转致宋犖的谢意并歉意。孔尚任所寄本札既与周鼎此信先后到达扬州，中途又未耽误，自当为同年所作。又，孔尚任《送杨耐庵还襄阳》一诗，考其在五古中编排次序，亦知为康熙三十六年作，当与本札同时。诗曰：“送君复送君，菊开社燕绝。”则为是年秋。而张潮接到本札后的复信——《与孔东塘书》（七），据《与孔东塘书》（八）称写于“仲秋二十六日”，时间正合。

十一

今年在铜臭中不为所染^①，自觉潇洒，而长安僚友多不相信，偶得句云：“铜山金埒势峥嵘，暴富乞儿恬不惊。每日垂鞭归第邸，有人来看孔方兄。”料江南故人知我者，深不肯以世俗相待耳。

寄到丛书^②为本朝一大著述，编摩之功不小也。诸新撰荡我心胸，豁我眼界，所谓人间未见书，三冬炕火不寂寞矣。谢何容口。前扇诗、藏墨终未拜领，不知浮沉何所？千里鱼鸿，其难如此，此函不知得达否？聊尽一片故人心耳。新城公^③见代刻杂著甚感，尚怪寥寥，尤切嘱免加删削，恐似《说郛》有剪头截尾之憾。言不尽意，俟具别函。

（《友声》壬集第二十三页）

〔注释〕

①“今年”句：孔尚任迁户部主事后，委任宝泉局监铸。下引七绝见《长留集》《燕台杂兴三十首》之第十七，原注：“予畏监仓而得监铸，免累可矣，寒如故也。泛交者不知，多来称贷。”可与本札参看。

②丛书：指《昭代丛书》甲集。张潮《与孔东塘书》（六）“弟去年另有《昭代丛书》之刻，今邮呈台致。”《与孔东塘书》（七）：“拙选暨近刻，前者既未寄到，特补寄。”

③新城公：王士禛。

〔系年〕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九月写于北京。张潮《与孔东塘书》（九）云：“新句所云‘有人来看孔方兄’者，皆未尝深知先生者也。”显系读本札后作。张函有“前月所续寄《长白山录》样本”云云，因《檀几丛书》二集刻成于丁丑年内，此必为丁丑年事；又谓“阳月上弦”接到本札，联系本札“三冬炕火”语，故知本札写于丁丑秋末。

十二

暮云春树，离绪日增，每得大著即为悬金国门，一时卿相望君入洛，盖不啻望岁矣。兹有梓客南旋之便，申候起居，余不悉及。

（《友声》癸集第三十五页）

〔系年〕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春写于北京。《友声》癸集中本札前后各函均为戊寅作，如前第六函内寄信人江之兰称其所著书为“盘古以后、康熙三十七年以前未有之书”。

十三

一岁邮筒，三获台函①，诗笺、文稿，琳琅触目，车尘马足之间，时时披清风，挹晓露，先生教我良不浅耳。

承惠新刻②，知有《昭代》乙集之选，甚慰鄙望。谨如命编《人瑞录》③一卷，恐不称台委也。又，《出山异数记》④一卷，久欲呈览，嫌于自媒，昨见阮翁《纪恩录》⑤已入大选，故敢比例奉教。又，舍侄《画诀》⑥一卷，颇有别致，十年前游广陵，人多赏其画，今在长安名已成矣，因出此以问世。外，金素公《旂军志》⑦一卷，亦可备本朝八旂典故；素公苦心经学，古文辞为后来之劲，不可量也。又搜得《鹤鹑谱》⑧一卷，虽小品亦不俗，可补丛书之未备。

弟十五年拙宦，碌碌无成，旅邸郁陶，间作词曲，比于古人饮醇酒、近妇人，亦无聊之极思耳。《小忽雷》一种，乃与天石⑨合编者，燕市垆头，颇邀画壁之赏，刻本尚未全出，先以凡例寄览。悠悠客况，如是而已。余不多及。

（《友声》新集卷一第二页）

〔注释〕

①三获台函：指张潮《与孔东塘书》（九）、（十）、（十一）。

②新刻：指《檀几丛书》二集。见张潮《与孔东塘书》（十）、（十一）。

③《人瑞录》：见《昭代丛书》乙集卷十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书记康熙二十七年天下奏报寿民自七十岁至百岁以上者，统三十七万有奇，以著太平生息之盛。”其书之编辑设想与命名实出于张潮，他在《与孔东塘书》（六）、（九）中，两次恳请孔尚任“特谕贵衙门该役遍检各省册籍，抄录成书”，并曰：“其编辑借光台讳，想亦老世台之所乐为者也。”

④《出山异数记》：见《昭代丛书》乙集卷十八。孔尚任于康熙二十四年三月撰成是书，记述康熙至曲阜祭孔和己之讲经称旨、授官出山，所谓“圣朝尊师重道之隆与君臣遇合之雅”（张潮《人瑞录》题辞）。

⑤《纪恩录》：即《迎驾纪恩录》，王士禛著。记康熙二十八年南巡，其自新城迎驾于德州之事。见《昭代丛书》乙集卷十四。

⑥《画诀》：见《昭代丛书》乙集卷三十五，孔衍栻著。衍栻字石村，“精为焦墨画”（《燕台杂兴四十首》之第四十原注）。

⑦《旂军志》：见《昭代丛书》乙集卷十，金德纯著。是书“叙八旂之所由始，与其闾闾之等、爵秩之序及春秋讲武之政，赏罚之法，咸备载而详志之”（张潮《旂军志》题辞）。德纯字素公，辽阳（今辽宁辽阳）人，隶汉军正红旗。王士禛谓其“生为贵公子”，“中更忧患，巢倾卵毁”，喜藏书，诗工古选（见《带经堂诗话》卷五）。

⑧《鹤鹑谱》：见《昭代丛书》丙集卷四十九，程石林（或作“邻”——引者）著。石林字令章，新安人。

⑨天石：顾彩字天石，号梦鹤居士，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孔尚任与其交游密切，《长留集》中有关诗歌颇多。顾彩与孔尚任合作《小忽雷》传奇，后改《桃花扇》为《南桃花扇》。《友声》中有他写给张潮的书信十五封，是考知其行迹的重要材料。

〔系年〕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冬写于北京。本札谓“十五年拙宦”，孔尚任自康熙二十三年冬授官国博，至三十七年，则已十五年。又，张潮《〈出山异数记〉题辞》云：“戊寅冬，先生以所记‘出山异数’相邮示……。”即指本札。

十四*

长安名利之藪，为雅俗所共艳者，近乃知己寥寥，交臂道上，不辨何人，则弟之不合时宜也可知矣。遥想先生著书名邦，为宇内所推重，过邗上者无不愿识荆州，况夙负重名如吾二维^①者，肯当面错过乎！故弟为介言，俾并德为邻，二妙不孤，亦弟无可奈何之小经济也，惟先生鉴之。外，阮亭先生屡书求印《鹤经》^②百本，不知已达执事否？如印就，乞早寄为祝。余不多及。

（《友声》新集卷三第十一页）

*原注：“此札发于戊寅夏月，于辛巳夏月方到。”本札在《友声》中顺序为十六，今考其写作时间，应次于此，说详系年。

〔注释〕

①二维：严锡璋字二维。《友声》原注称其为“三韩人”，当系辽东人。

②《鹤经》：张万钟著，见《檀几丛书》二集第五十帙。张万钟字扣之，邹平（今山东邹平）人。

〔系年〕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夏写于北京。张潮原注谓本札“发于戊寅夏月”，实误。张潮此语盖据严锡璋来函所云，其曰：“于戊寅夏初自燕来吴，曾叨东塘孔先生具札奉候，兼令弟晋谒台阶，以图把臂。奈孤客依人，三年以来，弗获如愿，耿耿之怀，徒有望邗江而浩叹耳。兹幸山阴高士戴南枝有芜城之役，特将东塘原札托其转达，并

近作数种寄正，伏冀电照。”（《友声》新集卷三）然严锡璋“自燕来吴”，实非“戊寅夏初”。查《长留集》七绝有《洪秋岩席上送严二维南游》（二首），其二谓“才得逢君即送君”，可知孔尚任与严锡璋相识交往的时间很短，故此诗与本札必为同时所作。此诗之前第六首题为《庞雪崖同寅之任建宁，题句画端》，庞雪崖名塏，有《丛碧山房文集》、《诗集》。王嗣槐己卯序其集，谓“戊寅秋，雪崖出守建宁”，金德纯、张贞序所言亦同，故可定孔尚任此诗作于康熙三十七年秋。在《庞雪崖同寅之任建宁，题句画端》与《洪秋岩席上送严二维南游》之间尚有五题，依次为：《题柯亭无弦琴图》、《惠元龙太守出宰密云，使来赠纉》（后二句“故人冰署寒无炭，那用终袍锦上花”）、《题扇头墨画杏花》（后二句“杏花时节多风雨，那得春光与扇同”）、《寒食日送陈健夫南游》（四首）、《饮洪秋岩斋中》（二首，有句云“催花风送牡丹香”、“但见槐阴绿到牀”）。显然，自《题扇头墨画杏花》已入又一年，即为己卯作，由春及夏，明白可辨。而在《送洪秋岩席上送严二维南游》之后，间隔四题，则为《庚辰元日题翁岩求〈兰谱〉，予咏者“岁兰开于春，初色白香幽”》。因此，孔尚任送严锡璋南游诗，可以肯定作于戊寅与庚辰之间的己卯夏，孔尚任写信介绍严锡璋去扬州见张潮，当然也在同一时间。至于，严锡璋数年之后自称戊寅南下，或为一时误记误书，不足为凭。实际上，严锡璋辛巳作书称“三年以来”，亦当上推己卯夏离京抵吴，于古人一般计年习惯方合。

十五*

初夏一函^①，不知何处浮沉。种种高谊，中心藏之。丛书乙集，承示样稿，小大皆识，包罗万象，当今第一传书也。小著两种^②，过蒙留神订正，真有知己之感。《幸鲁盛典》^③，久付史馆；“出山”私纪，乃一家言也，仍旧名为

是④。《旂军志》、《石村画诀》，借邮付回，更正讹舛。前《鹤鹑经》系程石林著，原稿有姓名可稽也。弟尚有《广阳关三叠谱》⑤一卷、《佳节承欢录》⑥二卷，篇帙稍多，故未敢奉教，用之续貂时，可寄去耳。

《小忽雷》尚未梓完。弟又编《桃花扇》一本，传弘光时事，颇有趣，容一并寄览。缕缕不悉。

(《友声》新集卷一第二十三页)

*本札在《友声》中顺序为十四。

[注释]

①初夏一函：即前《与张山来书》(十四)。

②小著两种：指收入《昭代丛书》乙集之《人瑞录》、《出山异数记》。

③《幸鲁盛典》：孔毓圻等撰，记康熙于二十三年至曲阜祭孔之活动。

④仍旧名为是：是对张潮建议改《出山异数记》之名的答复。张潮《与孔东塘书》(十二)曰：“惟‘出山异数’四字，其命名似尚未能统括无遗。……窃欲僭拟易其名曰《幸鲁承恩私记》，……谨述其臆见，质于高明，惟老年世台先生定其可否。”

⑤《广阳关三叠谱》：未见。亦为各种孔尚任著作目录所失载。

⑥《佳节承欢录》：未见著录。孔尚任有《节序同风录》，“是书仿《荆楚岁时记》为之，以十二月为纲，而以佳辰令节为目，各载其风俗事宜于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七），或即为《佳节承欢录》扩充、定稿并易名而成。

[系年]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写于北京。孔尚任于《〈桃花扇〉本末》云：“凡三易稿而书成，盖己卯六月也。”本札既谓“又编《桃花扇》一本”、“容一并寄览”，其时当在《桃花扇》完成之后不久，距己卯六月不甚远。

十六*

前接手函，即修报章，今读来谕，似又浮沉矣。承颁镶杯十二副，深感教我之意座上客满，不敢空此杯也。拙著二种，果厕选中，命名取义，已详前札矣。先生不朽盛业，采及刍蕘，药笼广大，不令世有弃物，而物亦不能自弃，当

世第一坛坫也。推重之私，匪可言喻。临楮神往，谢忱另宣。

(《友声》新集卷一第三十二页)

*本札在《友声》中顺序为十五。

[系年]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写于北京。己卯六月，张潮五十寿辰，他以镶杯十二副分赠王士禛、孔尚任等人各一套(见《尺牘偶存》有关各函)。据其《与孔东塘书》(十三)、(十四)，赠孔尚任者，“下署‘石门’二字”，“六月初一、二日发行，系梓人凌公朴领去”。本札即为孔尚任收到后作。

十七

久缺尺素，而先生之尺素近亦寥寥，或不知弟仍未出都耳。弟迂疏之性每为世容，今虽放废^①，犹有知己款留，濡滞一年，实非沾沾鸡肋也。

大选诸种，又增新刻否？弟不日有观涛之行^②，充我客囊，谅不见吝也。兹敝友余尺玉^③送亲广陵，欲一窥著作之林，幸勿以生客拒之。尺玉为雪斋主人^④契交，数年典竿，小山之赋，脍炙长安，惟先生接其丰采，自有投合耳；诸望指示，如弟受教。临楮匆匆，不备不宣。

(《友声》新集卷三第十五页)

[注释]

①今虽放废：孔尚任于康熙三十九年三月被罢官。(参见汪蔚林《孔尚任诗文集》后记、袁世硕《孔尚任年谱》。)

②观涛之行：指南下扬州。

③余尺玉：未详。据《长留集》中有关诗，知其为与孔尚任同社倡和者。

④雪斋主人：未详。

[系年]

康熙四十年辛巳写于北京。本札言其罢官以后，在京已“濡滞一年”故为辛巳所作。

十八

鱼雁常通，浮文不赘。黄交三^①来，以先生丛书二集充为贽礼，备细读竟，见凡弟所寄皆荷镌入，为荣多矣，谢谢。留滞京华，弗克归山，度日如岁，知己闻之，当必见念也。

令亲黄生讳堂、字斯肯者，在御史黄公讳秉中^②家设帐，知为令弟内舅，近在门下。其人沉潜，将来大可期望，诗词颇佳，相与极广。见案上丛书甚喜，欲乞代请，然弟见乙集首有“如取如携，伤廉伤惠”之语，何敢遽为代请，想为令亲，或又不同耳。

将来南游，相会有日。汪半亭^③居近岸堂^④，盘桓朝夕，嘱笔拜意。临楮依驰，曷胜翘溯。不宣。

（《友声》新集卷四第三页）

〔注释〕

①黄交三：名泰来，黄云子，宗元鼎婿。汪鏊《扬州画苑录》引《春墨堂诗传》云：“年方韶秀，雅娴词赋，兼工篆、隶、绘画诸技，与兄月航称二难。”

②黄秉中：字惟一，盛京沈阳（今辽宁沈阳）人。方苞《望溪文集》有《黄公墓志铭》。

③汪半亭：名允让，与张潮同里。

④岍堂：孔尚任北京寓所，在海波寺街。

〔系年〕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写于北京。《长留集》七律有《重九前一日同陈健夫、方一峰、张晓岩、黄交三、家竹巢集岸堂》，其前间隔若干首为《壬午新正五日喜张子鼎过新寓留饮》，其后隔若干首为《癸未元日拜母》，可知作于壬午秋。黄泰来前曾于康熙三十八年夏入京，同年秋孔尚任有七绝《送黄交三南旋》，本札自非此年所作，当

作于其壬午入京之时。

十九

屈指睽教，屡易春秋，梁月之怀，时殷寤寐。比来老年台嘉祉罄宜，当此平山烟月、隋苑清风，岂但清兴日增，而著作谅益日富矣。弟不获一追啸咏廿四桥头，惟有神绕耳。兹遣小价詹英下江南之便，特命叩侯台禧。闻李大邨^①有《逸诗》之刻，卓子任^②有《遗民诗》之选，然否？佳刻必多，小价返，幸勿吝金玉也。临池翹切。

（《友声》新集卷五第八页）

〔注释〕

①李大村：名国宋，字汤孙，一字锡山，兴化（今江苏兴化）人。康熙二十三年举人。工诗，与从伯父沂、从兄麟号称“三李”。“揆选政金陵、吴门间，津逮后学，时寓扬州，非佳士则拒弗与通也”（乾隆《江都县志》）。《逸诗》即《古逸诗选》。张潮《与孔东塘书》（十八）：“李大村《古逸诗选》，未见梓行。”

②卓子任：名尔堪，别号宝香山人。汉军人。有《近青堂诗》，孔尚任在湖海曾为之作序。所编《遗民诗》，时正刊刻中。

〔系年〕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写于曲阜。张潮接到本札，作《与孔东塘书》（十八）寄复，并以《昭代丛书》丙集“呈教”。《昭代丛书》丙集刻成于癸未，本札当亦作于是年。孔尚任已自上年岁暮离京返里，本札言遣仆“下江南”，下札谓“小价归里”，可见均为曲阜家居时作。又，考《友声》中本札前后数函，《尺牘偶存》中《与孔东塘书》（十八）前后数函，均为癸未作。

二十

平山、隋苑，弹指多年，不复更作胜游。每忆老年台以俊逸才华，富史书

伟抱，清尊共话，益我良多矣。别来辘轳，予怀时深梁月，正不止读采萧之诗，始切三秋感也。前岁小价归里，佳茗、佳刻，实慰鄙怀，感何可言。兹以敝亲刘讳允中之便，附此顺候，兼导谢私。敝亲亦风雅佳士，晋接自蒙推分，弟不赘言。近作愈富，幸祈惠示。临池翹切。

（《友声》新集卷五第三十六页）

〔注释〕

①刘允中：未详。

〔系年〕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写于曲阜。本札云“前岁小价归里”，指康熙四十二年事，故本札当作于乙酉。又，《友声新集》卷五中，本札前隔数函张鼎望一书曰：“夙闻悬弧令旦，正值盛夏延昌之时，弟缩地无由，敬铸寿爵一品，泐款遥祝。”据张潮复函，知其是年五十五岁，时为甲申即康熙四十三年；而本札前一函亦为张鼎望书，开头即云“花朝接台函并佳刻多本”，显然，已为乙酉所作，可证定本札作于乙酉不误。

